

子夏詩序
子貢詩傳
申氏詩說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15
2



文庫11

D. 15

2

48-12159

國朝文庫

烈祖祀中宗也

詳此詩未見其為祀中宗而未言湯孫則亦祭成湯之詩耳序但不

欲連篇重出又以中宗商之賢君不欲遺之耳

玄鳥祀高宗也

詩有武丁孫子之句故序得以為據雖未必然然必是高宗以後之

詩矣

長發大禘也

疑見本篇

殷武祀高宗也

詩有四家毛詩最後出而獨傳何也曰豈惟

毛詩始漢世之春秋公穀為盛至後漢而左

氏始立而後之盛行者獨左氏焉禮家之學

詩序

五十一

及古閣

010190548690

五傳弟子分曹教授蓋小戴最爲後出而今之言禮者惟小戴爲衆所宗此無他六經始出諸儒講習未精且未有他書以證其是非故雜僞之說可入趙賓之易張霸之書是也歷時旣久諸儒議論旣精而又古人簡書時出於山崖屋壁之間可以爲證而學者遂得卽之以考同異而長短精粗見矣長者出而短者廢自然之理也六經自秦火後獨詩以諷誦相傳韓詩旣出於人之諷詠而齊魯與

燕語音不同訓詁亦異故其學往往多乖獨毛之出也自以源流得於子夏而其書貫穿先秦古書其釋鴟鴞也與金縢合釋北山烝民也與孟子合釋昊天有成命與國語合釋碩人清人黃鳥皇矣與左傳合而序由庚等六章與儀禮合蓋當毛氏時左氏未出孟子國語儀禮未甚行而學者亦未能信也惟河間獻王博見異書深知其精迨至晉宋諸書盛行肄業者衆而人始翕然知其說近正且

言序
左氏等書漢初諸儒皆未見而毛說先與之
合不謂之源流予夏可乎唐人有云齊詩亡
於魏魯詩亡於晉韓詩雖存無傳之者今韓
氏章句已不存矣而齊詩猶有見者然唐人
旣謂之亡則書之真偽未可知也○世人疑
詩序非衛宏所爲此殊不然使宏鑿空爲之
乎雖孔子亦不能使宏誦師說爲之則雖宏
有餘矣且宏之序有專取諸書之文而爲之
者有雜取諸書所說而重複互見者有委曲

宛轉附經而成其書者不可不論也詩有六
義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
曰頌其文全出於周官情動於中而形於言
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其文全出於禮記成王
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爲詩以遺王其文全出
於金縢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而欲
遠之不能使高克將兵而禦狄於竟陳其師
旅翱翔河上久而不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
其文全出於左傳微子至於戴公其間禮樂

廢壞其文全出於國語古者長民衣服不貳
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其文全出於公孫尼子
則詩序之作實在數書既傳之後明矣此吾
所謂專取諸書所言也載馳之詩許穆夫人
作也閔其宗國顛覆矣又曰衛懿公爲狄人
所滅絲衣之詩既曰繹賓尸矣又曰靈星之
詩此蓋衆說並傳衛氏得善辭美意併錄而
不忍棄之此吾所謂雜取諸書之說而重複
互見也騶虞之詩先言人倫既正朝廷既治

天下純被文王之化而復繼之以蒐田以時
仁如騶虞則王道成行葦之詩先言周家忠
厚仁及草木然後繼之以內睦九族外尊事
黃耇養老乞言此又吾所謂委曲宛轉附經
而成其義也卽三者而觀之序果非宏之所
作乎漢世文章未有引詩序者惟黃初四年
有共公遠君子近小人之說蓋魏後於漢宏
之詩序至此始行也世以詩序爲孔子作
初無據口耳之傳也惟隋經籍志以爲子夏

作先儒相承云毛公及衛宏潤益之今定爲孔子作固不可若孔子授子夏而傳之是亦嘗經孔子所取亦何傷乎大抵古書未有無序者皆繫之於篇末蓋以總其凡也今書有序孔安國以爲孔子作自安國始遷之逐篇之首亦有序卦彖象爻辭王輔嗣遷之逐卦之中至太史公自序揚子雲法言皆其遺法況詩皆記其先王之政與列國之事非見其序蓋有全篇莫知所主意者孔子雖聖人人

事之實亦安能臆斷於數百載之下猶之春秋必約魯史而後可爲鄭忽與晉文公出入晉鄭不以告魯史所不得書則孔子不能強筆而削之也而謂衛宏能之可乎所謂衛宏從謝曼卿受學而作者范曄之言爾據史毛公趙人與河間王同時三傳而爲徐敖初無謝曼卿者獨東漢賈逵傳言父徽學毛詩於謝曼卿至顯宗令撰齊魯韓詩與毛氏同異蓋漢自中興後毛詩始見鄭康成與衛宏畧

詩序
先後豈有不知而以宏之言爲孔子者此理
尤甚明吾謂古者凡有是詩則有是序如今
之題目者故太師陳之則可以觀風俗道人
采之則可以知訓戒學者誦之則可以興可
以觀可以群可以怨其藏在有司孔子刪詩
既取其辭因以其序命子夏之徒爲之則於
理爲近矣石林葉氏

魯齊韓毛師讀異義亦不同以魯齊韓之義
尚可見者較之獨毛詩率與經傳合關雎正
風之首三家者乃以爲刺餘可知矣是則毛
詩之義最得其真也東萊呂氏

詩書之序自史傳不能明其爲何人所作而
先儒多疑之至朱文公之解經則依古經文
析而二之而備論其得失而於詩國風諸篇
之序詆斥尤多以愚觀之書序可廢而詩序
不可廢就詩而論之雅頌之序可廢而十五
國風之序不可廢何也書直陳其事而已序
者後人之作籍令其深得經意亦不過能發

明其所已言之事而已不作可也詩則異於書矣然雅頌之作其辭易知其意易明故讀文王者深味文王在上以下之七章則文王受命作周之語贅矣讀清廟者深味於穆清廟之一章則祀文王之語贅矣蓋作者之意已明則序者之辭可畧而敷衍附會之間一語稍煩則祇見其贅疣而已至於讀國風諸篇而後知詩之不可無序而序之有功於詩也蓋風之為體比興之辭多於序述風諭之

意浮於指斥蓋有反覆詠歎聯章累句而無一言敘作之之意者而序者乃一言以蔽之曰為某事也苟非其傳授之有源探索之無舛則孰能臆料當時指意之所歸以示千載乎而文公深詆之且於桑中溱洧諸篇辨析尤至以為安有刺人之惡而自為彼人之辭以陷於所刺之地而不自知者哉其意蓋謂詩之辭如彼而序之說如此則以詩求詩可也烏有捨明白可見之詩辭而必欲曲從臆

度難信之序說乎其說固善矣然愚以爲必若此則詩之難讀者多矣豈直鄭衛諸篇哉夫芣苢之序以婦人樂有子爲后妃之美也而其詩語不過形容采掇芣苢之情狀而已黍離之序以爲閔周室宮廟之顛覆也而其詩語不過慨歎禾黍之苗穗而已此詩之不言所作之意而賴序以明者也若捨序以求之則其所以采掇者爲何事而慨歎者爲何說乎叔于田之二詩序以爲刺鄭莊公也而

其詩語則鄭人愛叔段之辭耳揚之水椒聊二詩序以爲刺晉昭公也而其詩語則晉人愛桓叔之辭耳此詩之序其事以諷初不言刺之之意而賴序以明者也若捨序以求之則知四詩也非子雲美新之賦則袁宏九錫之文耳是豈可以訓而夫子不刪之乎鴉羽陟岵之詩見於變風序以爲征役者不堪命而作也四牡采薇之詩見於正雅序以爲勞使臣遣戍役而作也而深味四詩之旨則歎

行役之勞苦敘飢渴之情狀憂孝養之不遂
悼歸休之無期其辭語一耳此詩之辭同意
異而賴序以明者也若捨序以求之則文王
之臣民亦怨其上而四牡采薇不得爲正雅
矣卽是數端而觀之則知序之不可廢序不
可廢則桑中溱洧何嫌其爲刺奔乎蓋嘗論
之均一勞苦之詞也出於敘情閔勞者之口
則爲正雅而出於困役傷財者之口則爲變
風也均一淫泆之詞也出於奔者之口則可

刪而出於刺奔者之口則可錄也均一愛戴
之辭也出於愛叔段桓叔者之口則可刪而
出於刺鄭莊晉昭者之口則可錄也夫芣苢
黍離之不言所謂叔于田揚之水之反辭以
諷四牡采薇之辭同變風文公胡不翫索詩
辭別自爲說而卒如序者之舊說求作詩之
意於詩辭之外矣何獨於鄭衛諸篇而必以
爲奔者所自作而使聖經爲錄淫辭之具乎
且夫子嘗刪詩矣其所取於關雎者謂其樂

而不淫耳則夫詩之可刪孰有大於淫者今以文公詩傳攷之其指以爲男女淫泆奔誘而自作詩以敘其事者凡二十有四如桑中東門之墠溱洧東方之日東門之池東門之楊月出則序以爲刺淫而文公以爲淫者所自作也如靜女木瓜采芣丘中有麻將仲子遵大路有女同車山有扶蘇擗兮狡童褰裳丰風雨子衿揚之水出其東門野有蔓草則序本別指它事而文公亦以爲淫者所自作

也夫以淫昏不檢之人發而爲放蕩無恥之辭而其詩篇之繁多如此夫子猶存之則不知所刪何等一篇也文公謂序者之於詩不得其說則一舉而歸之刺其君愚亦謂文公之於詩不得其說則一舉而歸之淫謔如靜女木瓜以下諸篇是也文公又以爲序者之意必以爲詩無一篇不爲刺時君國政而作輕浮險薄有害於溫柔敦厚之教愚謂古者庶人謗商旅議亦王政之所許況變風變雅

之世實無可美者而禮義消亡淫風大行亦不可謂非其君之過縱使譏訕之辭太過如狡童諸篇之刺忽亦不害其爲愛君憂國不能自己之意今必欲使其避諷訕之名而自處於淫譎之地則夫身爲淫亂而復自作詩以贊之正孟子所謂無羞惡之心者不可以人類目之其罪浮於訕上矣反得爲溫柔敦厚乎或曰文公之說謂春秋所記無非亂臣賊子之事蓋不如是無以見當時事變之實

而垂鑒於後世故不得已而存之所謂並行而不相悖也愚以爲未然夫春秋史也詩文詞也史所以紀事世之有治不能無亂則固不容存禹湯而廢桀紂錄文武而棄幽厲也至於文辭則其淫哇不經者直爲削之而已而夫子猶存之則必其意不出於此而序者之說是也夫後之詞人墨客跌蕩於禮法之外如秦少游晏叔原輩作爲樂府備狹邪妖冶之趣其詞采非不艷麗可喜也而醇儒莊

士深斥之口不道其詞家不蓄其書懼其爲
正心誠意之累也而詩中若是者二十有四
篇夫子錄之於經又煩儒先爲之訓釋使後
學誦其文推其義則通書西銘必與小山詞
選之屬兼看並讀而後可以爲學也或又曰
文公又嘗云此等之人安於爲惡其於此等
之詩計其平日固已自其口出而無慚矣又
何待吾之鋪陳而後始知其如此亦復畏吾
之閔惜而遂幡然遽有懲創之心耶愚又以

爲不然夫羞惡之心人皆有之而況淫泆之
行所謂不可對人言者市井小人至不才也
今有與之語者能道其宣淫之狀指其行淫
之地則未有不面頸發赤且慙且諱者未聞
其揚言於人曰我能姦我善淫也且夫人之
爲惡也禁之使不得爲不若愧之而使之自
知其不可爲此鋪張揄揚之中所以爲閔惜
懲創之至也夫子謂宰我曰汝安則爲之夫
豈真以居喪食稻衣錦爲是乎萬石君謂子

慶曰內史貴人坐車中自如固當夫豈真以不下車爲是乎而二人既聞是言也卒爲之羞愧改行有甚於被譙讓者蓋以非爲是而使之求吾言外之意則自反而不勝其愧悔矣此詩之訓也或曰序者之序詩與文公之釋詩俱非得於作詩之人親傳面命也序求詩意於辭之外文公求詩意於辭之中而子何以定其是非乎曰愚非敢苟同序說而妄議先儒也蓋嘗以孔子孟子之所以說詩者

讀詩而後知序說之不繆而文公之說多可疑也孔子之說曰誦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孟子之說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夫經非所以誨邪也而戒其無邪辭所以達意也而戒其害意何也噫聖賢之慮遠矣夫詩發乎情者也而情之所發其辭不能無過故其於男女夫婦之間多憂思感傷之意而君臣上下之際不能無怨懟激發之辭十五國風爲詩百

五十有七篇而其爲婦人而作者男女相悅之辭幾及其半雖以二南之詩如關雎桃夭諸篇爲正風之首然其所反覆詠歎者不過情慾燕私之事耳漢儒嘗以關雎爲刺詩矣此皆昧於無邪之訓而以辭害意之過也而況邶鄘之末流乎故其怨曠之悲遇合之喜雖有人心者所不能免而其志切其辭哀習其讀而不知其旨易以動盪人之邪情泆志而況以鋪張揄揚之辭而序淫佚流蕩之行

乎然詩人之意則非以爲是而勸之也蓋知詩人之意者莫如孔孟慮學者讀詩而不得其意者亦莫如孔孟是以有無邪之訓焉則以其辭之不能不鄰乎邪也使篇篇如文王大明則奚邪之可閑乎是以有害意之戒焉則以其辭之不能不戾其意也使章章如清廟臣工則奚意之難明乎以是觀之則知刺奔果出於作詩者之本意而夫子所不刪者其詩決非淫泆之人所自賦也夫子曰思無

邪如序者之說則雖詩辭之邪者亦必以正視之如桑中之刺奔溱洧之刺亂之類是也如文公之說則雖詩辭之正者亦必以邪視之如不以木瓜爲美齊桓公不以采芻爲懼讒不以遵大路風雨爲思君子不以褰裳爲思見正不以子衿爲刺學校廢不以揚之水爲閔無臣而俱指爲淫奔謔浪要約贈答之辭是也且此諸篇者雖疑其辭之欠莊重然首尾無一字及婦人而謂之淫邪者乎或又

曰文公嘗言雅者二雅是也鄭者緇衣以下二十一篇是也衛者邶鄘衛三十九篇是也桑間衛之一篇桑中是也二南雅頌祭祀朝聘之所用也鄭衛桑濮里巷狹邪之所作也夫子於鄭衛蓋深絕其聲於樂以爲法而嚴立其詞於詩以爲戒今乃欲爲之諱其鄭衛桑濮之實而文以雅樂之名又欲從而奏之宗廟之中朝廷之上則未知其將以薦之於何等之鬼神用之於何等之賓客乎愚又以

為未然夫左傳言季札來聘請觀周樂而所
 歌者邶鄘衛鄭皆在焉則諸詩固雅樂矣使
 其為里巷狹邪所用則周樂安得有之而魯
 之樂工亦安能歌異國淫邪之詩乎然愚之
 所論不過求其文意之指歸而知其得於情
 性之正耳至於被之絃歌合之音樂則儀禮
 左傳所載古人歌詩合樂之意蓋有不可曉
 者夫關雎鵲巢閨門之事后妃夫人之詩也
 而鄉飲酒燕禮歌之采蘋采芣夫人大夫妻

能主祭之詩也而射禮歌之肆夏繁遏渠宗
 廟配天之詩也而天子享元侯歌之文王大
 明綿文王興周之詩也而兩君相見歌之以
 是觀之其歌詩之用與詩人作詩之本意蓋
 有判然不相合者不可強通也則烏知鄭衛
 諸詩不可用之於燕享之際乎左傳載列國
 聘享賦詩固多斷章取義然其大不倫者亦
 以來譏諷如鄭伯有賦鶉之奔奔楚令尹子
 圍賦大明及穆叔不拜肆夏甯武子不拜彤

弓之類是也然鄭伯如晉子展賦將仲子鄭伯享趙孟子大叔賦野有蔓草鄭六卿餞韓宣子子蕞賦野有蔓草子太叔賦褰裳子游賦風雨子期賦有女同車子柳賦籜兮此六詩皆文公所斥以爲淫奔之人所作也然所賦皆見善於叔向趙武韓起不聞被譏乃知鄭衛之詩未嘗不施之於燕享而此六詩之旨意訓詁當如序者之說不當如文公之說也或曰序者之辭固有鄙淺附會居然可見

者先儒疵議之非一人矣而子信之何耶曰愚之所謂不可廢者謂詩之所不言而賴序以明者耳至詩之所已言則序語雖工不讀可也況其鄙淺附會者乎蓋作序之人或以爲孔子或以爲子夏或以爲國史皆無明文可攷然鄭氏謂毛公始以寘諸詩之首則自漢以前經師傳授其去作詩之時蓋未甚遠也千載而下學者所當遵守體認以求詩人之意而得其度幾固不空因其一語之贅疣

片辭之淺陋而欲一切廢之鑿空探索而爲之訓釋也姑以近代詞人之作譬之如所謂皇帝二載初閏八月初吉如所謂吾聞京城南茲惟群山圍則辭意明白無俟序說者也放翁之詩曰城上危樓畫角哀沈園非復舊池臺傷心池下春波綠曾逐孤鴻照影來夢斷香銷四十年沈園老柳不吹綿此身行作稽山上猶弔遺蹤一悵然其題曰沈園而已誠齋之詩曰飽喜飢嗔笑殺儂鳳凰未必勝

狙公雖逃暮四朝三外猶在桐花竹實中其題曰無題而已是三詩者不言所謂人莫能知其所以作之意也劉後村詩話釋之曰放翁幼婚某氏頗倦於學嚴君督過之竟至此離某氏別適某官一日通家於沈園目成而已晚年游園感而賦之誠齋旣里居累章乞休致不得命再予祠有感而賦以爲雖晚吏責尚縻閑廩不若相忘於物外也然後三詩之意始明夫後村之說卽三詩之序也後村

之於揚陸二公相去不百年得於長老之所
誦說口耳之所習聞筆之簡冊可以質諸二
公而不繆也倘後乎此千百載說者必欲外
後村之意而別爲之說則雖其體認之精辨
析之巧亦終於臆說而已或曰文公之於詩
序於其見於經傳信而有證者則從之如碩
人載馳清人鴟鴞之類是也其可疑者則未
嘗盡斷以臆說而固有引他書以證其謬者
矣曰是則然矣然愚之所以不能不疑者則

以其惡序之意太過而所引援指摘似亦未
能盡出於公平而足以當人心也夫關雎韓
詩以爲衰周之刺詩賓之初筵韓詩以爲衛
武公飲酒悔過之詩皆與毛序反者也而韓
詩說關雎則違夫子不淫不傷之訓是決不
可從者也初筵之詩夫子未有論說也則詆
毛而從韓夫一韓詩也初筵之序可信而關
雎之序獨不可信乎邶柏舟毛序以爲仁人
不遇而作文公以爲婦人之作而引列女傳

爲證非臆說矣然列女傳出於劉向向上封事論恭顯傾陷正人引是詩憂心悄悄慍于群小之語而繼之曰小人成群亦足慍也則正毛序之意矣夫一劉向也列女傳之說可信而封事之說獨不可信乎此愚所以疑文公惡序之意太過而引援指摘似爲未當此類是也夫本之以孔孟說詩之旨參之以詩中諸序之例而後究極夫古今詩人所以諷詠之意則詩序之不可廢也審矣愚豈好爲

異論哉○或曰夫子何以刪詩昔太史公曰古詩本三千餘篇孔子去其重複取其可施於禮義者三百五篇孔氏曰案書傳所引之詩見在者多亡逸者少則孔子所錄不容十分去九馬遷所言未可信也朱文公曰三百五篇其間亦未必皆可施於禮義但存其實以爲鑒戒耳之三說者何所折衷愚曰若如文公之說則詩元未嘗刪矣今何以有諸逸詩乎蓋文公每捨序以言詩則變風諸篇祇

見其理短而詞哇愚於前篇已論之矣但以經傳所引逸詩攷之則其辭明而理正蓋未見其劣於三百五篇也而何以刪之三百五篇之中如詆其君以碩鼠狡童如欲刺人之惡而自爲彼人之辭以陷於所刺之地殆幾不可訓矣而何以錄之蓋嘗深味聖人之言而得聖人所以著作之意矣昔夫子之言曰述而不作又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又曰多聞闕疑異時嘗舉史闕文之語而

歎世道之不古存夏五郭公之書而不欲遽正前史之缺誤然則聖人之意蓋可見矣蓋詩之見錄者必其序說之明白而旨意之可攷者也其軼而不錄者必其序說之無傳旨意之難攷而不欲臆說者也或曰今三百五篇之序世以爲衛宏毛公所作耳如子所言則已出於夫子之前乎曰其說雖自毛衛諸公而傳其旨意則自有此詩而巳有之矣鴟鴞之序見於尚書碩人載馳清人之序見於

左傳所紀皆與作詩者同時非後人之臆說也若序說之意不出於當時作詩者之口則鴟鴞諸章初不言成王疑周公之意清人終篇亦不見鄭伯惡高克之迹後人讀之當不能曉其爲何語矣蓋嘗妄爲之說曰作詩之人可攷其意可尋則夫子錄之殆述而不作之意也其人不可攷其意不可尋則夫子刪之殆多聞闕疑之意也是以於其可知者雖比興深遠詞旨迂晦者亦所不廢如芣苢鶴

鳴蒹葭之類是也於其所不可知者雖直陳其事文義明白者亦不果錄如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與我友朋之類是也於其可知者雖詞意流泆不能不類於狹邪者亦所不刪如桑中溱洧野有蔓草出其東門之類是也於其所不可知者雖詞意莊重一出於義理者亦不果錄如周道挺挺我心扃扃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之類是也然則其所可知者何則三百五篇之序意是也其所不

可知者何則諸逸詩之不以序行於世者是也歐陽公詩譜補亡後序曰後之學者因迹前世之所傳而較其得失或有之矣若使徒抱焚餘殘脫之經俵俵然於去聖千百年之後不見先儒中間之說而欲特立一家之論果有能哉此說得之蓋自其必以爲出於衛宏毛公輩之口而先以不經之臆說視之於是以特立之已見與之較短量長於辭語工拙之間則祇見其齟齬而不合疎繆而無當

耳夫使序詩之意果不出於作詩之初而皆爲後人臆度之說則比興諷詠之詞其所爲微婉幽深者殆類東方朔聲警尻高之隱語蔡邕黃絹幼婦之瘦詞使後人各出其智以爲猜料之工拙恐非聖經誨人之意也或曰諸小序之說固有舛馳鄙淺而不可解者盡信之可乎愚曰序非一人之言也或出於國史之采錄或出於講師之傳授如渭陽之首尾異說絲衣之兩義並存則其舛馳固有之

擇善而從之可矣至如其辭語之鄙淺則序所以釋經非作文也祖其意足矣辭不必翫也夫以夫子之聖猶不肯雜取諸逸詩之可傳者與三百五篇之有序者並行而後之君子乃欲盡廢序以言詩此愚所以未敢深以爲然故復披述而不作多聞闕疑之言以明孔子刪詩之意且見古序之尤不可廢也鄙陽馬氏

毛公者有大毛公小毛公按後漢儒林傳稱

毛萇傳詩而孔氏正義據鄭譜云魯人大毛公爲詁訓傳於其家河間獻王得而獻之以小毛公爲博士則未知萇者大毛公歟小毛公歟鄭氏曰箋者按正義云鄭於諸經皆謂之註獨此言箋者字林云箋表也識也鄭遵毛學表明毛言記識其事故稱爲箋又按後漢傳注引張華博物志鄭注毛詩曰箋不解此意或云毛公曾爲北海相鄭是郡人故以爲敬雖未必由此然漢魏間達上之辭皆謂

之賤則其爲敬明矣其間與毛異義者甚多
王肅蓋嘗述毛非鄭云陳氏跋

漢藝文志云春秋分爲五謂左氏與公羊穀
梁鄒夾也詩經分爲四謂毛氏與齊魯韓也
但諸家俱云某傳某說惟毛氏系之于經曰
毛詩不知何以推尊至此世謂毛氏解經最
密最簡禪家所謂句中有眼坡仙所謂字中
有筆非深解旨趣豈易言哉故自漢迄隋唐
讀詩家竝主于毛氏轉相尊信無敢擬議者

自然陽先生詫之爲妄幾乎與三家共淪落
矣然猶謂其從來也遠真有傳授證驗而不
可廢者既采以附傳中復爲一編以還其舊
始信先儒之藩終難夔也若石林東萊諸君
子無不嘆其深解旨趣而辨論之快莫如鄱
陽馬氏云隱湖毛晉識

言傳
六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關雎兼比興以賦而爲風之首焉是王化之本也

太姒將歸寧而賦葛藟子曰貴而能勤富而能儉又疏而能孝可以觀化矣

周人美后妃之德終始婦道賦桃夭子曰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教國人見君子之修其身矣

周人慶文王之多男而賦蟋蟀斯
周人美其公子之多仁也賦麟止

周人遣使求賢而閔行役之艱也勞之以卷耳

文王得良臣于野周人美之賦兔置

南國諸侯慕文王之德而歸心于周賦樛木

受辛無道商人慕文王而歸之賦汝墳

文王化行南國男女知禮詩人美之賦漢廣

文王之時萬民和樂童兒歌謠賦采芣

召南

公子歸于諸侯國人觀焉賦鵲巢

諸侯之夫人勤于窺蠶國人美之賦采芣

諸侯之夫人終容其媵也賦江有汜

大夫貞而能儉忠乎公室國史美之賦羔羊

內子勤于祭祀國史美之賦采蘋

召公宣布王命諸侯服焉賦殷其雷

南國之大夫聘于京師睹召公而歸心焉賦艸蟲

小臣奉使而勤勞于公賦小星

虞人克舉其職國史美之賦鄒虞

召南之人安於治□□□時擇□賦標有梅

缺四字空

後同

野人求昏而不能其禮女氏拒之賦野有死麋

野人強昏不得而訟女氏□終之賦行露

召康公勤于勞民燕人懷之賦甘棠

魯

周公孫于魯殷人畔公憂王室勸王修政以備之

賦鴟鴞

周公帥師征殷三年克之勞其歸士賦東山

周公居于魯魯人觀焉賦狼跋

周公歸于周魯人欲留之弗克賦九罭

詩傳

周人思周公而賦伐柯

周人□□賦破斧

僖公城楚丘以備戎史克頌之賦楚宮

僖公□□賦駟

僖公獻捷于太廟史克□□賦泮水

僖公□□克頌之賦有駉

僖公八年始用郊禘史克□□賦閟宮

邶

管未封于邶與蔡未霍未康未監殷四國害周公

康未諫不聽三未遂以殷畔康未憂王室賦柏

舟子曰仁矣吾於柏舟見匹夫不可奪志也

管未將畔大夫諫之賦雄雉

管未以殷畔邶人風之賦匏有苦葉

管未以殷畔仕者苦之賦北門

邶之伶柬心乎王室賦柬兮

東伶人名

邶國危亂□人去之賦北風

□□良婦棄於夫賦谷風

□□寡母欲去而子自訟焉賦凱風

詩傳

汲古閣

時不尚德□□陳古以風之賦靜女

鄘

三未葺周公鄘人風之賦墻有茨

未處不義鄘人刺之賦相鼠

三未以殷畔遂伐衛鄘人從軍其妻念之賦伯兮

鄘人美其君子不仕亂邦賦考槃子曰見遯世而

無悶矣

朋友相贈賦木瓜子曰見苞苴之禮行焉

□子不孫鄘人刺之賦芄蘭

國亂民貧君子傷之賦有狐子曰見惻隱之仁焉
女歸非禮衰而見棄刺之賦氓

衛

衛世子餘未立而卒共姜誓以守志賦柏舟

衛武公好學明德國人美之賦淇澳

武公好賢樂善國人美之賦干旄

衛莊公娶于齊夫人賢而不禮焉國人閔之賦碩

人

衛莊公之嬖人生州吁好兵莊姜憂之賦采芣

詩傳

汲古閣

莊姜見怒于公賦終風

衛州吁弑其君桓公莊姜歸于齊賦日月

戴嬀歸于陳莊姜贈之于野賦燕燕

州吁求寵于諸侯使公孫文仲帥師及宋公陳侯

魯人蔡人伐鄭衛人怨之賦擊鼓

衛宣公納伋之妻國人惡之賦親臺

宣公殺其世子伋及母弟壽衛人傷之賦二子乘

舟

宣姜不閑於禮衛人風之賦君子偕老

衛昭伯無禮於宣姜國人惡之賦難之貞賁

公室無禮衛人刺之賦采芣

狄入衛衛戴公次于漕許穆姬閔之賦載馳

宋桓姬閔衛之破也賦泉水

宋桓姬之媵和其小君之賦賦竹竿

宋桓姬歸于衛思襄公賦河廣

狄侵黎黎侯出奔衛衛穆公不禮焉黎人怨之賦

旄丘

黎大夫勸其君以歸國賦式微

詩傳

汲古閣

衛靈公召子都于宋國人譏之賦蝮蝮

王

王世子宜曰弑其君幽王自立于維尹伯封過西

都而傷之賦黍離

荆伐申平王以周師戍申周人怨之賦錫之水

戍者不歸室家思怨賦君子于役

平王之族流散而賦葛藟

東遷學廢君子傷之賦子衿

桓王卒苦之賦何草不黃

周人從征賦漸漸之石

周人從軍室家念之賦采芣

周人行役而訊其室家賦大車

齊襄公王周人恥之賦何彼穠矣

王棄賢大夫風之賦唐棣

索之經文不得

留子賢而退隱周人慕之賦丘中

王好讒大夫憂之賦采葛

大夫周人諫之賦無將大車

王好音大夫風之賦君子陽陽

詩傳

汲古閣

民適異國□□□賦黃鳥

士就窺下十字皆半闕當云戚而莫之恤賦我行其埜

王室亂人不口生賦茗之粦

京師饑口流而怨賦中谷

萇弘忠於王晉趙鞅殺之周人傷之賦有兔

齊

齊大夫相戒以勤于公賦東方未明

襄公好田大夫風之賦盧

齊俗習於田賦營

公子小白適莒齊人慕之賦丰

魯桓公會襄公于濼遂與夫人姜氏如齊齊人刺

之賦敝笱

襄公留姜氏于齊魯桓公不能制齊人刺之賦南

山

襄公伐衛姜氏會之于師齊人刺之賦載駸

魯莊公會齊大夫狩于禚齊人譏之賦猗嗟

齊桓公相管仲以匡天下齊人美之賦風雨

桓公好內衛姬箴之賦雞鳴

詩專

及古閣

莊公無禮齊人刺之賦東方之日

景公欲求諸侯大夫風之賦甫田

齊俗昏禮不窺君子譏之賦著

魏

魏之君子□□□□□美之賦伐檀

魏之君子□□□□賦十畝之間

魏之君子訓民孝弟賦杖杜

魏人□□□□□賦陟岵

魏人憂其國□□□□賦園有桃

魏人困於□□□□其國賦碩鼠

魏人苦於征□□□□賦鶉羽

魏之內子□□□□怨之賦葛屨

唐

唐□□□□□賦蟋蟀

唐侯□□□□□賦山有樞

曲沃盛□□□□□憂之賦采芣

曲沃盛疆□□□□賦場之水

曲沃僭弑其三闕處隱隱可見蓋晉侯唐人刺之

詩傳

及古

賦無衣

晉人久於從□□□□賦葛生

晉獻公好讒□□□□賦采芣

晉文公好賢□□□□賦杕杜

曰季遇卻缺于冀薦于文公□人美之賦野有蔓

草

晉大夫賢□□美之賦羔求

晉大夫□□□□譏之賦彼汾

晉亂民窮□□□□傷之賦綢繆

曹

曹未振□□□□之賦尸鳩

曹之君□□□□賦下泉

曹□□□□賦蜉蝣

曹□□□□賦候人

鄆

鄆君□□□□之賦羔求

鄆之君子□□□□賦匪風

鄆人困於□□賦長楚

詩傳

汲古閣

喪禮不終□□□賦素冠

禮一作紀

鄆人兄弟相棄□□□賦場之水

鄆人夫婦相棄□□□賦大路

鄭

鄭武公養賢而賦緇衣子曰於緇衣見好賢之至

也

鄭莊公封弟段于京祭足諫之不聽大夫風之賦

將仲子

大未段多才而好勇鄭人愛之賦未于田

段不義而得衆鄭人歸之賦大未

鄭世子忽辭昏於齊祭仲諫之賦有女同車

公子五爭齊楚交代鄭國大亂其臣謀欲諫而救

之賦籜兮

鄭文公使高克禦狄于境不召師潰大夫憂之賦

清人

鄭靈公棄其世臣而任狂狡子良憂之賦扶胥

狂氏

狡名

子良諫用狂狡靈公不聽將去其國賦麥秀

缺經文

寺專

汲古閣

子良去國不忘諫君賦褰裳

鄭靈公好倡國人化□□子譏之賦溱洧

子皮為政忠直文武子產美之賦羔求

夫婦相戒以勤生樂善□□美之賦女曰鷄鳴

鄭有貞士宜其□□□□俗賦出其東門

陳

陳□□□□□賦宛丘

陳之□□□□□賦衡門

陳靈公如夏氏□□□之賦株林

孔寧儀行父從君□□泄冶刺之賦墓門

靈公聽讒囚泄冶內子憂之賦防有鵲巢

陳殺其大夫泄冶□□傷之賦澤陂

陳□□□□□賦東門之枌

陳□□□□□□□□之賦東門之池

朋友□□□□□□□賦東門之楊

朋友□□□□□□賦月出

秦

秦襄公以王命征戎周人赴之賦無衣

詩傳

襄公遣大夫征戎而勞之賦小戎

襄公伐戎初命為秦伯國人榮之賦車鄰

襄公克戎始取周地秦人矜之賦終南

襄公始有田園之事秦人喜之賦駟驥

晉重耳入于晉秦穆公送之賦渭陽

康公葬穆公以子車氏三子殉秦人哀之賦黃鳥

君子隱于川上賦慕之賦蒹葭

賦晨風

賦權輿

小疋

周公制作禮樂用之燕享有小疋焉口鶴鳴口口

所以修身也口鹿鳴伐木菁莪隰桑白駒皆所

以燕賢也棠棣燕兄弟也頍卍燕親戚也魚麗

嘉魚瓠葉皆所以燕大臣也南山有臺天保大

臣所以報王也煌華遣使臣也四牡勞使臣之

勤也杕杜勞戍也邠風陳農政也南山楚茨甫

田皆所以勸農也大田農夫所以報上也斯干

落窺宮也鴻鴈懷流人也蓼蕭常常者萼湛露

彤弓桑扈采芣皆天子之燕諸侯也瞻彼洛矣
 鴛鴦魚藻皆諸侯所以報天子也子曰凡為天
 下國家有九經修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
 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
 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
 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斯周
 道之所以正乎

小疋續

宣王中興而小疋續焉六月北伐也出車勞將帥

也采薇勞師也采芑南征也黍苗城申也車工
 吉日閱武也庭燎勤政也沔水念亂也無羊考
 牧也車牽樂親昏也

小疋傳

昭王南□□□大夫憂之賦鼓鍾
 圻招□□□道穆王西征祭公述民怨以諫賦圻
 招

懿王之□□□勞於王事賦北山

□王之時大夫避□□□□賦緜蠻

詩傳

及古

厲王信讒大夫憂之賦青蠅

厲王之時諸侯勞□□賦小東

厲王不禮于諸侯□□相戒以避之賦菀柳

厲王出居于彘□□賦小明

尹伯奇□□後母鄰大夫閔之賦小弁

幽王□□賦巷伯

大夫傷於□賦巧言

大□□賦小旻

□□□相戒賦鳴鳩

申后□□賦白華

兄弟不□□賦角弓

皇父專政□□賦十月之交

□□□息□□母賦蓼莪

衛武公□□賦賓之初筵

衛武□□賦懿戒

□□□賦四月

西周喪退□□大夫傷之賦正月

王室播遷大□□臣閔之賦雨無其極

桓王伐鄭□□□□家父諫之賦節
朋友□□□□之賦谷風
君子懷□□□□賦都人士

大疋

周公制□□□□會朝受□□□有大疋焉
文王生民公劉縣大明棧樸旱麓思齊皇矣靈
臺大武文王有聲行葦旣醉鳧鷖嘉樂皆周□
□□德以訓成王也洞酌卷阿□□□王也

大疋續

宣王中興大疋續焉雲漢□□□高□□□
□□伯□□□□□伯也韓奕□□□
□□□□漢平□□□□□也

大疋傳

石穆公諫□□賦蕩
□□□□賦桑柔
□□□戒□□賦民勞
□□□□賦板
□□□□賦瞻卬

賦召旻

周頌

周公天之清

思文廟將

文廟將

烈鷺

子

時邁賚

般頌武

載見

瞽合寢廟

成朝

朝干

之也

祀成王

堂臣工執競

成康報

也

共闕二百三十五字

詩傳

漢書

王臧既從受詩已通事景帝爲太子少傅免去武帝初卽位臧乃上書宿衛累遷一歲至郎中令及代趙綰亦嘗受詩申公爲御史大夫綰臧請立明堂以朝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師申公於是上使使束帛加璧安車以蒲裹輪駕駟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軺傳從至見上上問治亂之事申公時已八十餘老對曰爲治者不至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是時上方好文辭見申公對默然然已招致卽以爲太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事太皇竇太后喜老子

言不說儒術得綰臧之過以讓上曰此欲復爲新垣平也上因廢明堂事下綰臧吏皆自殺申公亦病免歸數年卒弟子爲博士十餘人孔安國至臨淮太守周霸膠西內史夏寬城陽內史碭魯賜東海太守蘭陵繆生長沙內史徐偃膠西中尉鄒人闕門慶忌膠東內史其治官民皆有廉節稱其學官弟子行雖不備而至於大夫郎掌故以百數申公卒以詩春秋授而瑕丘江公盡能傳之徒衆最盛及魯許生免中徐公皆守學教授韋賢治詩事

博士大江公及許生又治禮至丞相傅子玄成以
 淮陽中尉論石渠後亦至丞相玄成及兄子賞以
 詩授哀帝至大司馬車騎將軍自有傳由是魯詩
 有韋氏學

詩說

漢大中大夫魯申培著

國風

周南

關雎文王之妃太姒思得淑女以充嬪御之職而
 供祭祀賓客之事故作是詩首章於六義中為
 先比而後賦也以下二章皆賦其事而寓比興
 之意

葛覃此亦大姒所自作賦也

詩說

詩言 一
溯古閣
桃夭周人美后妃終始婦道之詩皆比而後賦也
蝶斯美周室多男之詩興也

麟止文王之子多仁賢美之皆比中有賦也

卷耳文王遣使求賢而勞之以詩首章先比而後
賦也後三章皆賦也

兔置文王聞大顛閔天散宜生皆賢人而舉之國
史詠其事而美之皆比而後賦也

樛木諸侯慕文王之德而歸心焉故作此詩皆比
而後賦也

汝墳商人苦紂之虐歸心文王而作是詩首二章
賦也末章興也

漢廣文王化行江漢而男女知禮國史美之而作
是詩皆比中有賦也

采芣童兒鬪草嬉戲歌謠之詞賦也

召南

鵲巢諸侯嫁女其民觀焉卽其事而賦之也

采芣美夫人親蠶之詩賦也

江有汜諸侯之媵始不容於嫡終而進之故作是

詩說

及古閣

詩興也

羔羊美大夫之詩賦也

采蘋內子敬祀詩人賦之

殷其雷武王克商諸侯受命于周廟出就終南之

館故作此詩皆比而後賦也

艸蟲南國大夫夏聘于周次于終南賄王室之多

賢相率以歸心焉賦也

小星小臣奉使行役之詩賦也

鄒虞美虞人之詩賦也

標有梅女父擇壻之詩興也

野麋昏媾惡無禮之詩賦也

行露強委禽而不受至於興訟大夫以禮斷之而

國史美之一章比也二章三章皆興也

甘棠燕人追美召公之詩賦也

魯

鷓鴣管未及其羣弟流言于國周公避居于魯殷

王祿父遂與十七國作亂周公憂之作此詩以

貽成王欲王省悟以備殷全篇以鳥之育子成

詩兌

汲古閣

巢者比先王之創業而代之為言也

東山周公伐武庚既克而歸勞其從行之士故作

此詩皆賦中有興焉

狼跋周公居于魯魯人睹其德容而作是詩先比

而後賦也

伐柯管仲以殷圍衛大夫議迎周公乃作此詩一

章全比也二章比而賦也

九罭周公歸于周魯人欲留之不可得作是詩興

也

破斧周公至自征殷四國美之賦也

僖公城楚丘以備戎太史克美之賦也

駟史克美僖公考牧之詩賦也

泮宮僖公作泮宮而落其成太史克頌禱之詞前

三章皆賦其事以起興也下四章皆賦也

有駉燕飲而頌禱之詞興也

閟宮魯僖公新作后稷文王之廟于太廟世室及

孝惠桓莊四窺廟之上而史克作詩以頌之非

孔子所錄也十一章皆賦也

邶

柏舟康未因管未欲害周公挾武庚以叛憂之而作一章興也下四章皆賦也

雄雉邶之臣諫管叔而作此一章二章皆興也三章四章皆賦也

匏有苦葉邶人刺管叔之詩一章比也二章興而比也三章四章全比也

北門邶之仕者處危國事亂君因征役而出門賦之以自歎也

東兮伶官心乎王室而自傷之詩前三章賦也末章興也

北風邶人厭亂之詩皆比而賦也

谷風邶之良婦見棄於夫而作是詩一章比中有賦也二章賦也三章比而賦也四章比而後賦也五章六章皆賦也

凱風邶人母不安其室七子自咎而作一章二章比而賦也三章四章皆興也

靜女陳古諷今之詩賦也

詩說

鄘

牆有茨鄘人刺三監之詩興也

相鼠刺三叔之詩興也

伯兮鄘人有從武庚而伐衛者室家憂而作一章

二章賦也三章比而後賦也四章賦也

考槃美隱者之詩賦也

木瓜朋友相贈之詩賦也

芄蘭刺霍叔也以童子僭成人之服比其不度德

量力而助武庚作亂

有狐君子于寒夜見貧民與狐涉水而傷之賦也

氓淫婦爲人所棄鄘人述其事以刺之首二章皆

賦也三四五皆興也五章賦也六章賦中有比

也

衛

柏舟衛釐侯在位世子恭伯先卒恭姜守義齊武

公欲召之歸寧而嫁之恭姜不許故作此詩興

也

淇奧美衛武公之詩興也

于旄美武公好賢賦也

碩人衛莊公娶于齊曰莊姜賢而公不禮焉國人

閔之而作是詩前一章賦也二章賦而比也三

章賦也四章興也

綠衣衛莊公嬖人生州吁有寵而好兵莊姜憂之

而作前二章皆賦也三與四皆比而賦也

終風莊姜戒州吁公不悅姜憂而作詩四章皆比

而後賦也

日月州吁弑桓公莊姜大歸而作是詩賦也

燕燕莊姜與娣戴嬀皆為州吁所逐同出衛野而

別莊姜作詩以贈嬀焉前三章皆興也後一章

賦也

擊鼓州吁伐鄭國人怨之而作賦也

窺臺衛宣公為伋娶婦而美築親臺而自納之衛

人惡之而賦其事也末章比中有賦也

二子乘舟宣公欲立少子朔使伋壽如齊而沈之

于河衛人傷之而作是詩賦也

君子偕老刺宣姜之詩賦也

難之奔奔刺宣姜與公子頑之詩興也

采唐宣姜召公子頑于公桑久處而遠送之國人刺之而作是詩興也

載馳許穆夫人閔衛之亡傷許之小力不能救思歸唁其兄義又不得故賦是詩前二章皆賦也

三章四章皆興也

泉水宋桓夫人閔衛之破而作首興後皆賦也

竹竿宋桓夫人之勝和泉水而作首章興也二章三章先比後賦也

河廣宋桓夫人生襄公而出歸于衛襄公即位夫人思之而義不可往故作此詩賦也

旄丘狄逐黎侯黎侯寓于衛衛穆公不克納黎大夫怨之而作是詩一章興也二章三章四章賦也

式微黎侯失國而寓于衛其臣勸之歸賦也

蟋蟀衛靈公為南子召宋朝國人譏之二章皆先比而後賦也末章賦也

王

黍離幽王伐申申侯逆戰于戲射王弒之立平王
 于申自申遷洛命秦伯帥師逐大戎于鎬京尋
 遣尹伯封犒秦伯之師過故宗廟宮室秦人皆
 墾為田咸生禾黍旁皇不忍去故作此詩賦也
 錫之水荆子討申侯弒幽王之罪伐申侵甫及許
 平王遣兵戍之周人怨思而作興也
 君子于役戍申者之妻所作賦也
 葛藟王族流散而作興也
 子衿王室下衰學政廢弛弟子多倍其師君子傷

之而作是詩賦也

何草不黃桓王之世伐藤薛唐杞諸國連歲不息
 周人苦之而作是詩前二章興也三章賦也未
 興也

嘽嘽之石桓王伐鄭將帥不堪勞苦而作是詩賦
 也

采芣周人從征其妻念之而作是詩賦也

大車周人從軍寓其室家之詩賦也

何彼穠矣齊襄公殺魯桓公莊王將平之使榮叔

詩說

及古閣

錫桓公命因使莊公主昏以桓王之妹嫁襄公
周人傷之而作是詩一章賦中有比也二章賦
也三章興也

唐棣僖王棄賢者而諷之首章興也二章三章賦
也

采芎賢者被讒見黜于野周人閔之而作興也
無將大車周大夫有窺信小人者其臣諫之而作
是詩比而後賦也

君子陽陽景王好音而士遂習音君子諷之而作
是詩賦也

黃鳥民適異國見拒于人而思歸故鄉乃作是詩
比而後賦也

苕之芻景王崩王室亂兵連歲饑民物盡耗君子
自傷生逢其難而作是詩二章興也未章賦也
中谷民饑而流夫婦不保君子閔之而作是詩興
也

有兔趙鞅殺萇弘周人傷之而作是詩比而賦也
齊

東方未明齊大夫相戒以勸于公故作此詩前二章皆賦也末比而賦也

盧齊襄公好田君子諷之而作是詩賦也

營齊俗好田君子刺之賦也

丰襄公無道卽位之四年公弟小白避之莒齊人

慕之而作是詩賦也

敝笱魯桓與夫人文姜如齊而襄公通焉齊人刺

黃之比而後賦也

南山襄公久留文姜齊人刺之比而後賦也

載馭齊襄納衛朔抗王人魯人從之文姜歸齊以

犒師齊人刺之賦也

猗嗟魯莊公朝于齊遂及齊大夫狩徯齊人刺之

賦也

風雨齊桓得管仲以爲相齊人喜之而作是詩比

而後賦也

雞鳴齊衛姬勸桓公以勤政故作此詩賦也

東方之日齊莊公好女樂君子譏之賦也

甫田齊景公急於圖霸大夫諷之二章興也末比

也

著齊俗廢親迎之禮君子譏之賦也

魏

伐檀君子能其宦而不用魏人慕之而作是詩比而興也

十畝之間政亂國危賢者不樂仕于其朝而思與友歸于農畝賦也

杖杜君子教人孝友之詩興也

陟岵魏人行役而思其親故作此詩賦也

園有桃君子憂國而歎之故作此詩賦也

碩鼠大夫貪戾魏人怨之而作是詩比而後賦也
鴉羽民從征役而不得養其父母故作此詩興也
葛屨魏之內子儉不中禮勝者怨之一章興也二

章賦也

唐

蟋蟀唐人相戒之詩興也

山有樞唐人憂國之詩興也

采芣唐昭侯封公子成師于曲沃成師治聚盛強師

服憂之而作是詩比中有賦也

錫之水成師有篡國之謀唐人知之而作是詩比

而後賦也

無衣唐公孫俛弑三君而取其國盡以寶器賂周

僖王王命之為晉侯國人作此以刺之賦也

葛生晉獻公之時國人久于征役室家念之而作

是詩二章興也後三章賦也

采芩晉人諫獻公信讒之詩賦也

杖杜晉文公好賢而國人美之興也

野有蔓草晉曰季薦卻缺于文公晉人美之比也

羔求晉人美其大夫之詩興也

彼汾晉人刺其大夫之詩興也

綢繆晉亂民窮昏媾失時君子傷之而作是詩興

也

曹

尸鳩曹未為政有度國人美之而作是詩興也

下泉東遷之初曹人閔周而作皆比而後賦也

蟋蟀君怠國危曹大夫閔之而作皆比而賦也

候人曹君多任非人國人諷之首章賦也後三章比也

鄘

羔求鄘君不能自強于政治國人憂之而作賦也匪風周室衰微賢人憂歎而作賦也

萇楚鄘人困於賦役而作賦也

素冠三年之喪廢君子傷之而作賦也

錫之水兄弟為人所間而被讒者訴之詞比而賦也

也

大路棄婦之詞賦也

鄭

緇衣鄭武公好賢賦詩貽之賦也

將仲子鄭莊公欲陷弟段授以大邑祭仲諫陽拒

之大夫原其情而刺之皆賦中有比也

采芣田采芣多才而好勇大夫憂之而作是詩賦也

大采段不義而得衆大夫憂之而作是詩賦也

有女同車鄭世子忽辭昏于齊祭仲足諫之而作

是詩賦也

籜兮鄭莊公卒公子爭立而齊楚交伐忠臣憂之
欲相率獻謀以救其國故作此詩皆先比而後
賦也

清人鄭文公惡其大夫高克欲遠之而使禦狄于
境久而不召師將潰散公子素憂之而作是詩
賦也

扶胥鄭靈公棄其世臣而任嬖人狂狡子良諫之
而作是詩興也

麥秀靈公不聽子良之諫將逐之故作是詩以責
狂狡一章興也二章賦也

褰裳子良如晉作詩以寓靈公賦也

溱洧刺亂也皆賦體

羔裘鄭子皮卒子產思之追頌焉賦也

女曰雞鳴夫婦相警戒之詞賦也

出其東門鄭之貞士宜其室家不染淫俗而作此
詩賦也

陳

宛丘陳人譏其大夫之詩賦也

衡門君子樂隱之詩賦也

株林陳靈公通乎夏姬國人刺之賦也

墓門泄冶諫靈公孔寧儀行父譖而囚之冶作是

詩興也

防有鵲巢泄冶被讒內子憂之而作比而後賦也

澤陂泄冶諫而死君子傷之興也

東門之枌東門之池東門之楊

月出朋友相期不至而作興也

秦

無衣秦襄公以王命征戎周人赴之賦也

小戎秦襄公征戎而勞其大夫之詩賦也

車鄰襄公初為諸侯周大夫與燕美之而作首章

賦也下二章比也

終南襄公初為諸侯秦人祝之而作興也

駟鐵秦人從狩而作賦也

渭陽晉公子重耳歸于晉秦穆公送之而作是詩

賦也

詩苑

及古閣

黃鳥秦穆公卒世子罃以三良殉之秦人傷之而作是詩興也

蒹葭君子隱于河上秦人慕之而作是詩興而比也

晨風秦君遇賢始勤終怠賢人譏之興也

權輿則與前篇同義賦也

小疋

鹿鳴天子燕賓師之歌蓋鹿鳴伐木菁莪隰桑皆燕賢者而詞有重輕敬有隆殺所謂尊賢之等

也三章皆以鹿鳴起興而賦之

伐木天子燕友之歌興也

菁莪天子燕賓興之士則歌此詩比而賦也

隰桑天子燕士之詩前三章比而賦也末章賦也

白駒賢者將隱去王者留之而作是詩賦也

常棣天子燕兄弟之歌首章興也二章賦也三章

至末皆賦也

頍鼻此燕王族之詩賦中有比也

嘉魚此前二章皆賦也後二章先比而後賦也

魚麗此詩全篇皆賦也

瓠葉全篇皆賦也

以上三詩子貢傳以為皆燕大
臣之詩而其詞亦有隆殺焉

南山有臺大臣頌美天子之詩興也

天保大臣祝頌天子之詩賦也

煌粦天子遣使于四方歌此餞之首章興也下四

章皆賦也

四牡天子勞使臣之詩首二章皆賦也三章四章

皆興也末章賦也

杖杜勞還戍之詩前三章皆興也末章賦也

邠風周公陳農政之詩賦也

南山王者勸農而禱祀之詩賦也

楚茨農事既成乃祭宗廟燕及王族之詩賦也

甫田農事既成祀田祖而并犒農夫之詩賦也

大田農夫報上之詩賦也

斯干王者落其新宮史佚美之賦也

鴻雁王者柔懷遠人流民喜之而作是詩比而賦

也

蓼蕭諸侯來朝天子燕之而歌此詩興也

常常者粵天子美諸侯之詩前三章興也末章賦也

湛露天子燕同姓諸侯之詩興也

彤弓諸侯敵愾獻功天子賜弓矢燕之而奏樂歌

賦也

桑扈天子燕方伯之詩前二章皆興也二章皆賦也

采芣諸侯免喪入朝天子錫賚之詩前二章皆興也中一章賦也末章皆興也

瞻彼洛矣天子會武于洛邑諸侯美之賦也

鴛鴦諸侯祝天子之詩興也

魚藻亦諸侯美天子之詩興也

小疋續

此卷十一篇皆宣王中興之詩當時亦奏之燕享以續周公之正樂矣毛氏為變小疋非也

六月尹吉甫帥師征獫狁史籀美之賦也

出車宣王再命南仲伐獫狁遂平西戎勞其還師

史籀美之賦也

采芣宣王之世既驅獫狁勞其還師之詩前四章

詩說

及古朝

皆興也下二章皆賦也

采芑宣王命方未征荆荆人來歸史籀美之前三章皆興也末章賦也

黍苗宣王命召穆公往城謝以遷申伯史籀美之此章興也下四章皆賦也

車工宣王大閱于東都諸侯畢會史籀美之賦也吉日宣王畋獵復古史籀美之賦也

庭賚宣王勤政史籀美之賦也
沔水宣王卽位乞言于羣后而作是詩皆興也

無羊宣王考牧史籀美之賦也

車牽宣王中興士得親迎其友賀之而作此詩首章賦也次章興也三章賦也四章興也

小疋傳
鐘鼓而下二十八篇蓋自昭穆至于幽平或公卿大夫諷諫于上或士君子怨思于下亦皆出于好惡之公而得夫情性之正夫子錄之以存鑒或謂之傳者以其非奏樂之正經而亦可傳也大疋傳倣此

鼓鐘昭王南游宴樂于淮水之上君子憂傷而作是詩賦也

圻招穆王西征七萃之士咸怨祭公謀父作此詩

以諷諫賦也

北山大夫行役不得以養其父母而作是詩賦也
緜蠻大夫失位遠適他國其過賓之主人閔之而
作是詩興也

青蠅厲王之世讒言繁興君子憂之而作興也

小東東國困于役而傷于財大夫作此以告病首
章賦中有比也次章賦也三章興也後四章皆
賦也

苑柳厲王暴虐諸侯相戒而作興也

小明厲王流于彘大夫之從行者歷時既久悲傷
而作皆賦也

小弁尹伯奇為後母所譖而出其隣大夫作此詩
以諷其父吉甫首章至第五章皆興也六章興
也七章賦中有興也八章興也

巷伯幽王之時孟子遭讒而被宮刑為寺人而作
此詩前六章皆賦也未章先比而後賦也

巧言周幽王時大夫傷于讒而作是詩前三章皆
賦也四章興而比也五章興也下章皆賦也

分何

詩說

汲古閣

人斯二
篇非也

小旻大夫以王惑于邪謀不能斷以從善而作此

詩賦也

鳴鳩此大夫遭周之亂而兄弟相戒以免禍之詩

首章興也二章賦也此下三章皆興也

毛朱作
小宛

白芻幽王寵褒娼廢姜后后歸申而作此詩興也

角弓王不親九族而好讒佞宗族相怨之詩首章

興也下三章皆賦也五章比也下三章皆先比

而後賦也

十月之交幽王之時天變見於上地變動於下而

姦臣亂政於外嬖妾敗德於內大夫憂亂亡之

將至故作是詩賦也

正月周室喪亂大夫傷之而作是詩前三章皆賦

也四五章賦也六章興也七章賦中有比也八

章九章皆比也十章先比而後賦也十章十一

章皆賦也

賓之初筵衛武公自警之詩賦也

懿戒衛武公自警兼訓國人首四章皆賦也五章

詩說

及古閣

賦中有興也六七章皆賦也八章賦中有比也九章興也至末三章皆賦也

四月大夫遭讒流離南國而作是詩前三章皆賦也中三章興也七章賦也末章亦興也

蓼莪王室昏亂讒邪肆行其大夫士有沒而不得其所者孝子痛傷而作是詩前三章皆先比而後賦也四章賦也五章六章皆興也

雨無其極東遷之初大夫有不忠于王室者瞽御之臣閔之而作賦也

節桓王之時任用非人諸侯咸叛兵敗民殘家父憂之作此詩以諫王焉首二章興也下六章皆賦也

谷風朋友相怨之詩興也

都人士尹伯封作周既東遷見西周風俗之美而傷今之不及若賦也

大疋

文王周公追述文王之德明周家所以受命而代商者作詩歌奏於清廟受釐陳戒之時以訓嗣

王賦也

生民周公制禮作樂尊后稷以配天故作此詩以推本其始命之祥明其受命于天者其原如此賦也

公劉周報公劉召公述其事以訓嗣王使知民事之詩賦也

緜周報太王周公述其事以訓嗣王之詩首章起句為比下五句皆直賦之也下七章皆賦也

棫櫟周公詠歌文王之德以訓嗣王首章興也二

章賦也三章興也四章五章皆先比而後賦也

早麓詠歎文王之德前三章皆興也第四章賦也

五章末章皆有義之興也

思齊歌文王之德而推本言之賦也

皇矣詩敘太王太伯王季之德以及文王伐密伐崇之事賦也

靈臺文王遷都于豐作靈臺以齊七政奏辟雝周公述之以訓嗣王賦也

大明周公述文武受命之功以訓嗣王八章皆賦

也

文王有聲周公述文武遷都豐鎬以訓嗣王前七章皆賦也末章興也

行葦天子祭畢而燕父兄耆老之詩首章興也下三章皆賦也

既醉王族與燕會行葦之詩賦也

鳧鷖祭之明日繹公尸之樂歌興也

嘉樂公尸美王者之詩賦也

洞酌召康公戒成王之詩興也

卷阿召康公從成王遊歌於卷阿之上因王之歌

作此以進戒首章細敘以發端也二章以下凡

五章皆召公陳其歌詠之辭皆賦體七八章皆

興也九章即其所見賦之以寓進戒之意第十

章承上鳳皇之鳴而賦之以興下章之義高岡

卷阿之春末章賦也

大武康王大禘報祀成王奏大武六成既畢受釐

陳戒之詩賦也

大疋續

此卷六篇皆宣王時詩亦奏之會朝以續周召之大疋矣毛詩列之民勞

詩說

及五月

板蕩抑柔柔之後而謂之變大疋非也

雲漢宣王憂旱史籀美之賦也

崧高宣王之舅申伯出封于謝尹吉甫詩以送之

賦也

烝民宣王命樊侯築城于齊尹吉甫詩以送之賦

也

韓奕韓侯來朝受命將歸顯父餞之贈以是詩六

章皆賦也

江漢召穆公帥師征淮南之夷史籀美之而作是

詩賦也

常武宣王親征淮北之夷既服而歸召穆公美之

賦也

大疋傳

此卷四篇皆厲王時詩二篇為幽王時詩本非用之為會朝之樂及受釐陳戒之辭也夫子時以其文體音節之相似而傳之以示戒焉

蕩厲王無道召穆公賦諫之賦也

桑柔芮良夫傷厲王之失國而作是詩首章先比

而後賦也二三四章皆賦也五章賦中有比也

六七八章皆賦也九章興也十章賦也十一章

興也十二章十三章皆興也末三章皆賦也
民勞厲王之時公卿憂亂同列相戒而作此詩賦
也

板厲王用事之臣多懷不忠以致禍敗公卿賦此
以責之賦也

瞻邛幽王嬖褒姒任奄人尹伯奇憂亂而作此詩
前三章皆賦也第四章賦中有興也五章六章
皆賦也末章興也

召旻幽王邇刑人近頑童諂巧用讒慝諸侯攜貳
戎狄內侵饑饉因之國人流散尹伯奇諫王而
作是詩前三章皆賦也四章比而賦也五章賦
中有比也六章比而賦也末章賦也

頌

清廟周公成洛也奉成王見諸侯作明堂宗祀文
王以配昊天上帝率諸侯祀之而作此樂歌賦
也

維天之命亦祭文王之詩賦也

維清亦祭文王于明堂而奏象舞之詩賦也

思文郊祀后稷以配天之樂歌賦也

天作周祭岐山配以大王文王之詩賦也

我將季秋禘上帝于明堂而配以文王之樂歌也

賦也

雝成王祀文武之詩賦也

烈文成王祭宗廟而獻助祭諸侯之樂歌賦也

振鷺先代之後助祭于周而勞之之歌興也

武大武一成之歌賦也

賚述武王大封于廟之詩為大武之二成賦也

崑邁述武王巡守而朝會祭告之樂歌蓋大武之

三成也賦也

般此述巡守之詩為大武之四成賦也

勺亦頌武王之詩蓋大武之五成賦也

桓此大武六成之歌賦也

頌

閔予小子成王免喪始朝先王之廟作詩四篇以

自警皆賦也

訪落成王既朝于廟因作此詩以道延訪羣臣之

意賦也

敬之成王受羣臣之戒而述其言賦也

毖亦訪落之意賦也

載見此諸侯助祭于武王廟之詩賦也

有客成王既討武庚封微子啓于宋來朝于周見

于祖廟此其燕樂之歌賦也

有瞽始作樂而合乎祖之詩賦也

潛薦魚于寢廟之樂歌賦也

絲衣士執事於王祭而飲以旅酬之樂歌賦也

臣工祭先農之詩賦也

豐年秋冬報賽之樂歌蓋祀田祖先農方社之屬

賦也

載芟亦豐年之意賦也

良耜與載芟同意賦也

昊天有成命康王禘成王于明堂之詩賦也

噫嘻康王孟春祈穀于東郊以成王配享之詩賦

也

執競昭王禘康王于明堂之詩賦也

商頌

邶祀成湯之樂歌賦也

烈祖與上篇同

長發大禘之詩賦也

玄鳥此亦禘祀之詩賦也

殷武祀高宗之樂蓋帝乙之世武丁窺盡當祧以其中興功高存而不毀特新其廟稱為高宗而祀之故作此歌賦也

詩說

終



